



韩高琦 我在等一个电话

那年暑假期间，我在石浦中学教师宿舍睡懒觉、看闲书，处不来对象，自己又不会做饭，饭点时间就经常骑车到山脚下新旧城区交界处的大姐一家蹭饭。时间一长，自己也觉着不好意思，加之两个小外甥(姐弟)时常吵闹打架，我劝架老是发生偏差，于是想到出游，但我那时并不钟情于山水，只因喜欢学写分行体，所以就萌生了去合肥朝圣《诗歌报》之念，当时这家诗报以发现和推举诗歌新人为己任，影响巨大，风头压过国内任何一家诗报刊。临行前，大姐苦留我，叫我大热天别外出；的确，我身体一向比较虚弱，小时候经常生病，她是看着我长大的。

傍晚车子开动没多久，我感觉不对劲，浑身开始酸胀，脑袋也晕眩起来。到中途停车时，邻座的一位少妇提醒我下车吃晚饭。我下来只买了一瓶水，没胃口；背包里又没备着药，心里干着急。那位少妇吃饭时老是抬眼朝我坐着的方位看过来。回到车上后，她说我面色很难看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说我好像发烧了。她就从她的包里翻出两种药丸叫我服下。我浑身发汗，车子不疾不徐地向着目标继续进发，渐渐的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她主动与我攀谈起来，我告诉她：我是中学教师；来自宁波象山；爱好诗歌，去合肥朝圣《诗歌报》。她说与我很有缘：一，她也是教师(小学)；二，她父辈中有人是新四军，在宁波四明山打过游击。她的声音很好听，似有黄梅戏的韵味。

“合肥治安不是很好。”她好像在提醒我，我不知怎么反应才恰当，只是认真地沉默着。她告诉我，我们这班车大概要在子夜时分抵达合肥长途汽车站，她叫我住她家里去。我说“不方便的”，她说她老公到时会开车来接站，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我这时才侧脸仔细看了她一眼：她很端庄很清秀，三十五六岁年纪，像一位天使。

到站后，我随她到出口处，她老公带了一个小司机过来，我离她5、6米远的地方站立着，她与她老公轻声聊了几句，后者很客气地过来叫我一同上车，并说：“今晚住我家吧。”我看了一下四周(零星的灯光稀稀不开的暗黑一片)说：“那就打扰了。”一路上夫妻俩用方言交谈着，尽管风轻云淡，看得出她与他非常相爱。车子开进了院子，面前是一栋红砖清水结构的楼房，她们家在一楼。她的行李箱包由她爱人和小司机拎着，她则领我穿过起居室到西首的一间小房子里，干净的小床上折叠着一领有着荷花织锦的毯子，有台落地电风扇——暂时用不上，我从蟋蟀的鸣叫声里分明感受到了后半夜的丝丝凉意。“今晚你就睡这里。盥洗室和卫生间在那边。”她引我过去，等我洗漱回来，她已将一盘蚊香点在了小房间里。虽然很累，但我过了那个点就很难入睡，而且也拘束，放松不下来。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熬到了凌晨4点多，我轻手轻脚地起来，洗漱后又干坐了半个多小时，窗外开始发亮了。我想与她告别一下，但隔壁房门紧闭。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连一句感谢都没有就离去显然有违我的本性。无奈之下，我从包里抽出笔和纸写了简短的感谢信放在台桌上(用笔压着)，并由衷地希望她们一家来石浦做客，我可以有机会报答。最后我郑重地将石浦中学门卫室的电话抄了三遍在纸上，并留言给她：叫她在九月份的开学季无论如何打个电话过来。

我回校后买了几包烟塞给门卫老头，叮嘱他有人打电话给我的话，不管在哪个时间段都要第一时间告知我。

我一直在等她的电话，直到5年后我辞职离开了石浦中学。

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



作者简介

韩高琦，象山半岛龙头山“合见阁”茶室主人。长三角原则诗社负责人，《原则》诗刊主编。著有诗集《饿鹰叫雪》《物性的秋天》《缺损的器皿》《我在安期山采撷东方诗句》，随笔集《天台山札记》等，与友人合编有《浙江实力派诗人诗集(16人选)》。

推荐榜



陶鹏
未见吉达



王静
此时想起
两个背影



乐建中
宁波闲话：
轻担让重担，
空手让挈篮



配音 方芝萍 漫画 任山葳



大山雀
萱草：从忘忧草
到母亲花



草莓
暑期旅行开始，
行李箱收纳
小技巧来了



赵淑萍 梅花深处的小庙

每年春天，总有人一路打听来到这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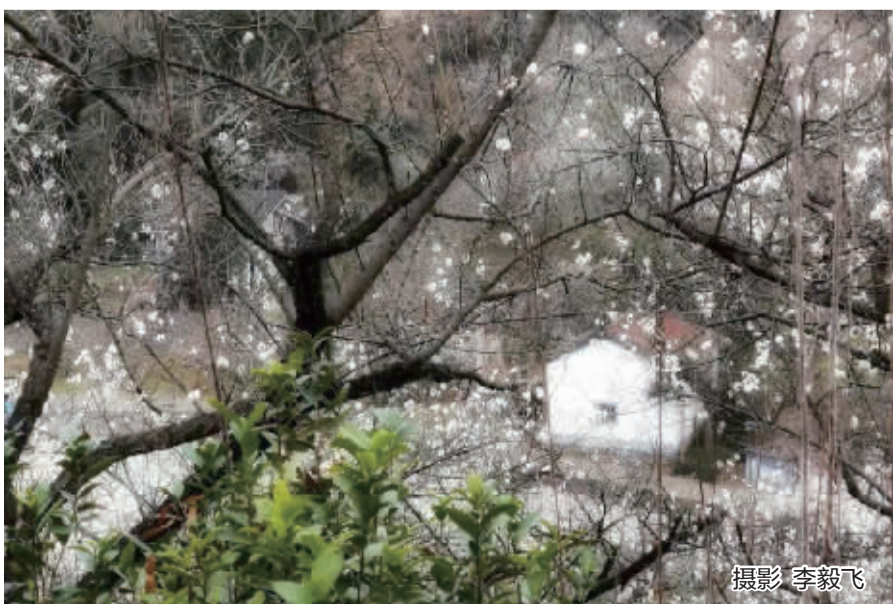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，梅花盛开。而且，清一色的白梅，像雪一样。一进梅林，就像掉入了香雪海。有的人是来看梅花的，他们在梅林中徜徉许久，然后便到梅林后面的祠庙去。那小庙两旁还有两棵虬枝夭矫的老梅。

庙里没有住持，只有一个守庙人。此人六十多岁，穿着青布长衫。他不像读书人，也不像个地道的农民。他一脸肃穆，深深的眼窝，眼睛却透着一种精锐和深邃。他每天一早就来开门，晚上离去，中途也会到梅林转转。梅花盛开的时候，他会痴看上半天。庙里面的塑像只有一尊，是个官员。这个官员就是北宋的王安石，又称王荆公。庙小，香火不断，塑像非常光鲜，里面也非常干净。

守庙人叫斯海。斯海小时候特别聪明，什么东西一教就会。读小学的时候，他读到了王安石的一首诗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，特别喜欢。他还听说自己村里那座破破烂烂的小庙，叫王荆公祠，供奉的老爷就是王安石。王安石27岁时，填了射阙状，来到了鄞县。他一到这海河交汇的小城，就把东西乡十四村都走遍了，写了《鄞县经游记》。他浚治东钱湖，除葑草、立湖界，从此，这东钱湖的水就非常清澈。附近东乡的田地得到灌溉，年丰岁稔。“儿子要亲生，田要买东乡。”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。王安石做了好多事，如建立了县学，还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措施，如青苗法、严保伍等。据说，他后来的变法就是依据这“鄞县经验”。三年后，王安石调离了，老百姓建了生祠来纪念他。

后来，斯海辍学了。斯海经常翻阅地方志，收集民间传说，有关王老爷的事，他都不肯放过。这样一来，他倒成了民间的半个王学专家。六十岁时，他愿意无偿管理这个祠庙。他让人做了一件青布长衫。在庙一隅，摆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，都是关于王安石的书籍和各种资料。外地游客来了，他还给他们当解说。

一天，来了一群春游的小学生，说是学校组织的一次走读活动。照例，他用蹩脚的普通话当起了解说员。小学生们走累了，就在梅树下休息片刻，看看梅花，又看看蓝天。恍惚中，斯海觉得，自己也成了一个孩子，吟着诗句，穿过那树白梅。



摄影 李毅飞